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八

文公二

癸卯元年九年晉靈三昭十五衛成十七蔡莊二十八

九宋昭二秦春毛伯來求金宋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

葬也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

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

之踰年即位也以其天子二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

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易為於其封內二年

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

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

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玉者無求於金非禮也然

求日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易為謂之王者無

求而求故譏之也文王之葬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

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求金故不

云王使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葬故不稱王使 不稱使與隱三年武氏子來

求聘同求金固非當求而魯不供戰直罪亦見矣

伯於是來求金也家宰兼國之均豈可以用度之闕

而求於諸侯乎 自是魯雖不見於經 踰年

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

於冢宰 國之文也 家宰曰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

以爲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 如生事亡如存而其爲孝無所不在矣 夫百官總已

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

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

之通喪 在喪不書王命則喪制不可短矣 所以示

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而冢宰攝行不可遂同王命而稱使示 跋扈之臣假

君臣之分不可紊而大權不可專也

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

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君命者人君威福之所

是專輒之函篡奪之萌也故周公輔成王召公初立

康王以王命誥臣民皆稱王若曰所以謹君臣之名

分也自漢而來內臣則矯詔黜陟外臣則承制誅賞

人主亦不加罪甚而武三思矯詔殺五王李補因矯

制廷上皇皆備襲而致然也跋扈之臣固不足責然

人君當慎於微而爲人臣者當審處於嫌疑之間耳

夫人姜氏如齊 所不安而歸寧以愬於父母云耳趙氏

以爲无父母蓋謂歸寧合禮者經不書故疑其非昭公

女也 昭公八年則出姜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立已十有八年 齊昭公乃桓公之子桓公之卒距文公之

爲昭公之女无死矣 辛丑葬襄王 襄王在叔如周

傳京大也師衆也言周 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在者則書

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在者則書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果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

志葬危不得葬也。曰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曰。公不自往。信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錄之以青。內。魯。曰。公子遂葬。晉。襄公。今葬。襄王。魯。皆使。卿。會。是。天子。諸侯。可得。而。齊。也。曰。氏。曰。我。曾。君。不。親。會。葬。義。見。德。二。年。春。秋。書。葬。天。王。者。五。惟。襄。王。景。王。之。葬。使。卿。生。會。然。視。襄。王。之。於。成。風。合。贈。而。又。會。葬。則。得。臣。之。遺。不。足以。答。天。子。之。寵。光。矣。曰。氏。曰。此。雖。非。禮。猶。為。可。道。若。夫。以。微。者。往。會。而。不。登。於。策。不。弔。不。葬。而。見。略。於。經。則。又。甚。矣。曰。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曰。氏。曰。上。云。得。臣。如。京。師。即。會。葬。之。人。矣。向。謂。不。葬。乎。穀。梁。之。說。非。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曰。氏。曰。王。王。葬。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以。尊。致。辨。文。公。也。曰。氏。曰。出。獨。致。者。得。禮。故。吉。臣。子。辭。

夫人與君敵體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正人於其其內故亦謂之小君易曰其君之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墓

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

見其罪也曰氏曰文姜享齊侯者一會者五如齊者書至者天倫泯滅人欲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

行矣曰氏曰夫人曷為或致或不致出入以禮則可而歸寧也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

不告為文公越禮曰氏曰未終喪納幣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

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音現小君之重也曰氏曰歸

正其禮之重以見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

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

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曰氏曰夫人

者孔子傷文姜之出姜又不安魯終以子弑而

十八年歸于齊是也曰氏曰姜氏始歸于魯不氏不

書夫人至賤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姜氏如齊，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既賤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夫人与国君體，其出至比，而非為姦，姦子奪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
永嘉呂氏曰：錄叔姬之歸，紀者為歸于鄭，起也。錄夫人姜氏之至者，為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其得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為安乎？彼非礼而行者，固奚恤其危哉？故不書至也。
通氏曰：穀梁云：卑以尊至，病文公也。按反而告廟，是得礼也。何謂乎病公。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三月甲戌，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其鄭父上穀，崩得穀。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夫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上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者，城乎？
臨川曰：哀公於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故先都等使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穀箕鄭父之罪，而使群下殺之，故書衆殺而不書因殺。
王氏曰：鄭大夫死者五人，向使晉從其君之命，士穀將中軍，箕鄭父之徒各登其職，則此亂無由而作矣。故春秋原晉亂之本，由趙盾之代為中軍帥也。既書殺先都，又書殺士穀箕鄭父，蓋箕鄭父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穀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也。然士穀之徒以失職而謀作亂，其罪大矣。時晉侯年幼，政在宣子，故皆不以累上人書之。而稱也，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

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

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志均故也若晉之二

趙三卻蔡之二公孫是也書曰其及其者以其之故

而延及于其子怒而并殺之也衛元

者二蓋比日累而及之者也穀梁云鄭

父累也非也乃是士穀累鄭父也

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

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

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

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按左氏范山楚大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九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

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去賤而稱人晉宋衛

則趙盾華反化孔皆國怨也何以賤而稱人救而不

又楚師欲以懲不恪也

獨出公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世知稱人皆

大夫矣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也

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

而後救之晚矣于以見

中國之無賢方伯也

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欲攘楚

而大莩中夏正當力攘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為

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

拯焚溺之幸哉楚子聞宋殺申無畏也投袂而起屢

及於室皇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夷狄

之敏於猾夏如此而趙盾乃失攘夷之義春秋所以

貶之也

之二十八年晉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

皆以楚故也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

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

特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勞路之次矣陳氏云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賤之志楚莊伯事之權與敵

夏狄侵齊

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而力不支狄夫狄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強則桓文之緒可謂衰矣

附錄

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地震者動也地不震者也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地震者動也地不震者也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強臣至反國而不動入若昭哀則遂失國矣

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於陰下不能出陰遁而不能入於是地動

獨闕此條解不知通何列

楚子使椒來聘

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

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

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

與中國通其交於中國也名號僭而無法故比之夷狄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椒聘其能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

樂上慢下暴者則謂之夷狄中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居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以力為強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其爵通今使諸侯來聘常事耳自甲辰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自孟之會楚復稱人以此見德為貴力為下矣所謂謹華夷之辨內子貴以其慕義修聘進之也此稱楚

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長子大伯之後武王封之楚顧項高陽之後陸然少子季連之苗裔成王封熊繹於楚見周之

弱主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尚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

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

者乎用夏變夷乎列大國之上無賢方伯荆蠻稍知

亦遠交近攻之意也亦曰熊渾商臣負覆載不容

之惡而春秋予其慕義蓋錄其一節之善所謂與其

繫也不保其往也或謂春秋書荆楚來聘始書人次

書君臣繼書大夫之名氏非漸進之也實以著其浸

強耳今考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之先敗蔡虜蔡侯

入蔡伐鄭來聘之後終莊公之世僅一伐鄭振聘之

先滅江翦中國之與國滅六勦聖賢之裔肯伐鄭與

之平振聘之後雖次廢貉而伐麋圍巢終文公之出

其患未及於中國則非因來聘而浸強矣然則經書

人書君大夫亦與其能以禮義自通於中華而進之

耳儀罷之聘則魯既朝楚遂報聘全用中國諸侯

之禮然書各書氏則自嬰齊會蜀而已然矣

氏曰秦自韓戰備伯至殺而狄之楚自孟會補子至

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

是振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

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遂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遂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遂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遂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遂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遂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遂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

也。以無忘舊好。公羊傳其言信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秦人弗夫人。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善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故曰衣被曰。秦辟陋。故不稱使秦慕諸夏。欲通於魯。

秦人歸。而曰信公成風者。非兼。亦猶平王來

謂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惠公仲子。想是

是信公之母不可一例。論不必如孫明復之說。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

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曰寵

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

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

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信公也。故書信公成風

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

禮。以賤其父。信公成風者。妾母繫子而重聖

人垂誠之義明矣。通故秦人歸。遂以觀魯之情也。夫

禮所以送死者。成風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

不為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用周禮也。張氏

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痛。遂於魯。猶楚

欲圖北方。而來聘也。魯李氏曰。秦稱人。而不稱。使

書法與荆人來聘同。趙氏曰。按春秋之作。以為經

出大訓。故一字之義。勸戒存焉。但無忘舊好。則書

非聖人之意也。左氏之說。非也。炎氏曰。按信公成風

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若實。兩入豈以

母。皆稱夫人。書葬。皆用夫人之禮。於是秦人歸

人。以信公之失禮也。穀梁云。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

焉。夫天王舍。會葬。皆備夫人之禮。秦人豈能弗夫

人。而以妾母為辭乎。秦欲

與魯通。好不應殺其禮。

葬曹共公

甲寅王十年靈四昭十六成十八莊二十九

二十昭三秦穆九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哀伯

其子許嗣為大夫是為宣叔張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

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未已與聞國政而

四十餘年間魯政夏秦伐晉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多疵文公尤甚○夏秦伐晉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去聲梁

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書秦

無事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

程氏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

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秦人刺其君好政

戰函用民而不與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

矣人但曰秦者狄之心也禮交攻不已故不稱其

失則為禽獸聖人初心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

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

伯以見乎陳氏曰歸成風之德使術來聘秦晉於禮

後秦為楚役自晉主盟而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

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

之萌也於次因風浪表於魏唐之後於序書繫秦於

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

也於是狄秦夏之交於夷秦人為之也又三十年而

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

楚殺其大夫宜申

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

思之故使止子王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

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者

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
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
聞之五月殺聞
宜申及仲湍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
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

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與商臣同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為工尹不能
與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
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戮
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為文其
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公初傳整時而言不雨文不

也書不雨亦無雨亦可書文公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皆承天子之正朔
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未若前

正月之此也聖人書法各有微意游夏不能贊一辭
此類也或者猶以桓公之正月不書王為闕文豈未深

考○及蘇子盟于女栗周卿士王新立故也

侯僖十年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
也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
臣盟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既立公又不朝乃及

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黨知事君
之道辭不取盟窮觀于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

子盟不恭其矣春秋雖為魯諱而貶魯之意深矣或疑
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難困躓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

使之盟耳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單
子尹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單
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
考之春秋如高溪與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
曰卑者之盟不日此亦不日又似難通若以推之及宋
入盟宿之例則魯以微
者盟王臣其罪轉大矣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
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

音同貉音麥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
改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
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
命遂道以田子孟諸宋公為右于而鄭伯為左于孟期思公復
遂為右司馬子未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遂宋
公違命無畏跌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
子舟曰當官而行何懼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
毋縱美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厥貉之會
麋子逃歸

楚滅江六年事見四年平陳與鄭事見九年於是乎為伐宋之
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
為貶齊師次陞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
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臧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
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
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入陳獲公子伐而懼宋

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
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
音其棄諸夏之惡也周氏曰楚子者弑父與君之賊
未敢而中國諸侯如宋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
焉聖人於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特書曰楚子蔡侯
次于厥貉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
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夷狄故表而
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同盟
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服楚也則此獨書蔡侯其旨
深矣周氏曰春秋之文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序楚
子於蔡侯之上者蔡為中國諸侯與楚比周欲同力
伐宋故序於楚下以疾其受制於楚所以示譏也既
譏之又書其爵者斥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
則不可言楚人矣高郵曰蔡侯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
而明年伐麋又以爵書自是與中國等夷狄益強而
中國之衰益甚矣陳氏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
次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
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皆從楚矣已
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

息會不書書及蔡次厥終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也魯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鄭亦為善之矣次而伐者
次厥終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為敗之矣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
文皆榮之會新城之盟觀之則諸侯之不忘晉可知
矣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書今
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以為無異於宋襄
之時也

昭十有一年晉靈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

二十一年宋昭四春楚子伐麇麇俱倫反公作圈

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日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高氏曰自會蜀之後

盟主故大夫帥帥亦出名氏一同中國蓋聖人悼中國無

也廬廬李氏曰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

均州鄖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公穀無仲字

公穀作庄夫失諸會也仲惠伯會晉卻

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平十年宋楚命惠伯叔牙孫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

縣西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為會魯亦不遣執

政而使惠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却遠人方張之

勢也審矣然新城之盟宋陳鄭皆同則人心之天理未

謀諸侯之從楚未為非義然大夫交為會禮以謀國事

相為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

會外大夫五會卻缺承匡高固無寡荀首于穀士勾于

柯荀踈適歷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

傳而特發傳於無妻下不知其意若何

得非以此為伯令而所謀亦出於公歟

朝即位而來見也公子遂如宋

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廬陵李

氏魯聘宋者始於此年

狄侵齊齊之強盛也

孫得臣敗狄于鹹鄭備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

為右富父終甥甥其後以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如富父終甥甥其後以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
命宣伯初宋武公之出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師禦之
而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
狄于長丘獲長狄綠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
門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
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
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
由是遂亡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
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
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
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大之
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
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
國堯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
畝斷其首而載之晉見於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
者不重割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杜氏曰鄭瞞狄國名
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杜氏曰鄭瞞狄國名
防風之後漆姓鹹魯地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劉氏曰經無長狄字

赤狄白狄山戎姜戎陸渾戎春秋書之未嘗略其至
於長狄而獨不書哉高郵曰或者長狄為將其
奔軀有以異於人故三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
傳因之以生此語耶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
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別以潞氏甲氏留可其
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
左氏曰又或曰維戎或曰戎蠻不別其種上類書之于策
此戎或曰茅戎或曰戎蠻不別其種上類書之于策
後亦無所考矣左氏曰七年狄侵我公使告于晉趙
至是鄭瞞侵齊遂伐我得臣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
春秋書以嘉之高郵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
不與狄之抗中甸也狄敗不曰師賤之也趙氏曰
穀梁云以衆焉言之也若如所說當云敗長狄于鹹
今直云狄則率狄軍總敗耳又云不言獲為內諱也
按不言獲賤夷狄之師爾無他義又曰不言帥師
者將尊師少尔有伺可疑哉

附錄 鄭太子朱係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夏楚人圍巢楚人圍巢楚人圍巢楚人圍巢

曹伯來朝曹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為厲邑後為

吳所滅吳所滅則巢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為厲邑後為

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

國之無所庇賴也秋滕子來朝滕子來朝滕子來朝

以文公之昏庸怠惰而儒書秉禮之舊周公即位而始朝

猶為諸侯之所尊敬文公乃不思迷我之有闕已越

再朝之期而不脩往覲之禮於京師何謬之甚哉秦伯使術來聘

好照臨魯國嶺無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

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徵福

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

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

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

賂之羊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

魯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該

諫善嗚言俾君子易急而況乎我多有之惟秦伯使術來聘

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陳氏曰此來

喜公成風之緣蓋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陳氏曰自戰

韓而後秦伯稱人此稱秦伯者以其能聘也張氏曰秦

人以賂結魯而魯亦以厚賂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

坐視伯主之受兵比事以書而自見矣丑氏曰術不稱

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秦為令狐之役

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

駢佐之栾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

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

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日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

君之婿也史駢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

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

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

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
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史
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道矣薄諸河必敗之齊
甲趨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
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
傳此編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
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
及趙也曲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
大崩也河曲在何東蒲坂縣南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
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
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
道實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
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
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眾從秦師

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張氏曰秦晉驕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伯趙盾皆曰
人書貶也陳氏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
李氏曰此終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
詞○趙氏曰據經書日月書地則是一戰爾何得云
數哉穀梁之說非也劉氏曰公羊云曷為以水地河
千里一曲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若千里一曲悉可
名之是三河之間無他
地名直曰河曲而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作運後同左傳書時也

以其遠福外國故帥師城之孫氏曰帥師而城畏莒故

也長也鄆魯之東鄆莒魯爭鄆始於此前此莒未嘗

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

爭端魯自此與莒有仇由鄆始廩丘成九年楚

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疆鄆田莒人慙晉者即此至昭
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
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大前此莒
人請盟公孫敖如莒蒞盟則莒魯未始有怨也今城二

邑而懼莒之難者以公孫敖之在為故也。宋武公曰：城一邑已為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為甚。書：城諸及鄆，既也。春秋之法，城非其時，則非其制。既，只兵以城。尤在所敗師師而城者三。襄十五年，季孫宿救孫豹師，師成，成郭哀三年，季孫斯救孫州仇師，師城，啓陽，與此皆譏也。公孫曰：此一大夫將兵而城二邑，成郭啓陽皆二

其煩民尤甚矣。邑。打五年，十有二年，晉靈七年，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

卒，桓二十二年，宋昭。春王正月。

附錄：晉侯使詹嘉處。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錄：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月，卿相見於諸

之，向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

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取，柔而不

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想壽餘，為以魏叛者，以

誘士會，執其幣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

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知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王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

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幣者，

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

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幣，其勳者為

劉氏。

邾子濂，蔣卒。濂其居反，蔣文居反。作濂蔣，公孫曰：邾文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於君，邾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書：○自正

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自正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春秋書：僖公三年，正

文十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意不同。書：○自正

六月，旱為災。多繫於夏，竟夏不雨，則為災。如傳：三年，書

夏在中，為災可知。苟亦曰：夏大旱，則嫌連春。秋不雨，苟

備書二時不雨，更。○世室屋壞。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

曰：大旱，則文繁矣。

人以伯禽為始受封之君。故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為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借也。文公怠慢。久不修廟。遂至屋壞。聖人書之。因見魯出室之非禮也。出大二字通用。故左穀誤出為大。穀梁謂大室猶出室。以為伯禽廟。字雖誤。而義與公羊同。杜氏以為大廟之室。諸儒多從之。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大室。書洛誥。記成王祭文。武王而曰。王入太室。裸。彼文武廟。亦有大室。非大廟之室也。且不早修廟。以致屋壞。謂一廟之室。盡壞也。若果太廟。室壞。當書太廟。今書太室。豈太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二廂。皆不壞。而唯中間一室獨壞也。於義有不通矣。王制。諸侯太廟。鄭氏以太祖為始封之君。孔氏正義。謂始封如齊太公之屬。伯禽封於魯。以奉周公之祀。則周公實魯之始祖。而伯禽乃始封之君。故魯人推宜。變禮而不書。新作出室。則亦未可以為非禮也。後出室。刻而。立武宮。煬宮。又桓僖親盡不毀。而說者且妄謂武宮。亦稱出室。則非禮矣。魯大夫公西赤曰。此條胡氏從公。穀皆以為魯公。稱出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者。以為伯禽廟。當舉號謚。故以為大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也。然春秋嘗書大廟。王。大廟。此則不書大廟。而書大室。故未可以為周公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會下公無公字。衛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沓。故因。狄侵衛。編。吳氏曰。晉不能霸。故以請平於晉也。○狄侵衛。編。吳氏曰。晉不能霸。故以請平於晉也。○狄侵衛。編。吳氏曰。晉不能霸。故以請平於晉也。

侵之。○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還上公。殺無公。字。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公作斐。冬公如晉。朝。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鴉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蘋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注。黨。衛侯會公于。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鄭。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棗。鄭地。鄭衛。武。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周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晉之會。公已出。曾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公作斐。冬公如晉。朝。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鴉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蘋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注。黨。衛侯會公于。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鄭。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棗。鄭地。鄭衛。武。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周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晉之會。公已出。曾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公作斐。冬公如晉。朝。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鴉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蘋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注。黨。衛侯會公于。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鄭。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棗。鄭地。鄭衛。武。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周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晉之會。公已出。曾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公作斐。冬公如晉。朝。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鴉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蘋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注。黨。衛侯會公于。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鄭。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棗。鄭地。鄭衛。武。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周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晉之會。公已出。曾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公作斐。冬公如晉。朝。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鴉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蘋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注。黨。衛侯會公于。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鄭。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棗。鄭地。鄭衛。武。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周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晉之會。公已出。曾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公作斐。冬公如晉。朝。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鴉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蘋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注。黨。衛侯會公于。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鄭。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棗。鄭地。鄭衛。武。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周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晉之會。公已出。曾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公作斐。冬公如晉。朝。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鴉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蘋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注。黨。衛侯會公于。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鄭。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棗。鄭地。鄭衛。武。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周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晉之會。公已出。曾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公作斐。冬公如晉。朝。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鴉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蘋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注。黨。衛侯會公于。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鄭。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棗。鄭地。鄭衛。武。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周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晉之會。公已出。曾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公作斐。冬公如晉。朝。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鴉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蘋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注。黨。衛侯會公于。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鄭。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棗。鄭地。鄭衛。武。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周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晉之會。公已出。曾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鄭伯會公于棗。棗。芳。尾。反。公作斐。冬公如晉。朝。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鴉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蘋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羊。傳。還者何善。辭何善。爾。注。黨。衛侯會公于。晉。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鄭。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棗。鄭地。鄭衛。武。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周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晉之會。公已出。曾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棗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即。棗。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

公朝晉而往返會衛鄭之君。非禮也。然自叔仲惠伯會
郤缺于承匡。今公又會衛侯鄭伯于齊。而明年新城
之盟。服楚之國。皆棄異。即同。則輔伯之功。魯亦不能無
助於晉焉。公羊以謂春秋善之。此聖人待衰世之意也。
宣公之出衛侯。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而黑壤之會
公卒見辱。比事以觀。美惡見矣。
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鳴鳴。載馳之賦。其
情可見矣。○
也。非也。畢則云畢。未畢則云未
畢。且畢且未畢。如何為義乎。
申 頃王六年。前子班。 十有四年。 昭二十。卒。衛
成 嗣位是為匡王。 靈公。 昭二十。卒。衛
一 十四。 昭七。 康八。 莊王。 昭二十。卒。衛
春 王正月。 公

至自晉 過於事天子之禮。故聖人於此。一簡書之。特誌
是後。成公之出朝。晉者。四襄公之出朝。晉者。五
昭公朝。晉而屢不見。納事。霸益恭。而益自辱矣。
也。 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戒
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公使弔焉。不敬。邾人
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家氏曰。魯以七年伐邾。取
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興南鄙之師。左氏乃謂邾人討
魯之。不敬。彼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夏五月乙亥。齊
亦脩怨耳。春秋聯書。所以交致其責。○夏五月乙亥。齊
侯潘卒。公。子商人。戮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
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附錄 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附錄 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諸侯始會議。合

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
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西

上之也家氏曰諸侯既散而復合春秋書同盟與去夷即華人心天理之同然是以春秋也而宋公陳侯與之特書曰同與諸侯之同乎中國也

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怨之也蔡不與音預盟果有背佩華即夷

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

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周氏曰去冬備

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夫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段而自見也

盟會也許自文公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澤書公會諸侯下書某日同盟蓋新城乃趙盾主盟而雞澤單子與盟故皆志日于同盟之上以謹其讀君臣之分也趙盾專政書日以謹其惡也

陳氏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侯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或戰而楚浸險交聘于中國得蔡汝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侯之懼其矣汲汲於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眾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則不與晉以主是盟之辭也廬陵李氏曰穀梁疏除二幽同尊周外同楚之盟十有四傳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立發傳者此為外楚之始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立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打之類皆可知至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戲毫城重立亦其義也平立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立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

附錄左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音佩左傳周內史叔服曰

死也何書記異也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仁北斗有

北斗斗有環域也

孝者惡氣所生聞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

見而移斗有環域郭入其魁中天之三辰綱紀星

也宋先代之後齊魯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

除舊布新也何曰曰孝者邪亂之氣狀如彗彗者掃

出曰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何曰曰北斗貴

第星亂臣之類言邪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

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

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氏

曰春秋書孝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弒昭

蓋愈極春秋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菑側

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何入

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

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

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何入

其指則按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

力不能納也此義實不爾克也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

弗克納也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賤焉為賤不與大夫

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夫

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何入是卻克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載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

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

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

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爾氏曰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謂弗克納言失之於前而得之於末愈平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朱子曰乘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書曰怙終賊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音現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爾氏曰

改見義而從矣為而不色於敗曰不耻過作非僅得免怙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其君言必謀於義行必順於道是以無過幸矣有聞義能徙故用賤陵貴用少陵長以力為之者戰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陸氏曰發置諸侯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理的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五氏曰宣子執伯國之政奉不正而奪正雖曰隱之而其罪亦甚矣邾若實用諸侯師經不合不書故知妄也唐庚氏曰文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卻克宣十七年方代士會將中軍則納捷菑乃宣子明矣廬陵李氏曰此條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為欲缺卻克者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比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

附錄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孫蘇而復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室而子儀守而伐舒麥二子作亂城郟而使賊殺子孔不

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戡黎，乃反。麋誘之，遂殺闞克及公子慶初。闞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而不得志。公之子慶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魯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

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

文伯卒，立惠叔穆伯。穆伯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穆伯奔大夫，不言卒。

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或曰：卒在常所，則不地。則齊卒，穆伯奔大夫，不言卒。

或不踰境，皆書地。穆伯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許其歸，助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氏曰：「敖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於是乎許之，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書其卒，以典刑之。壞且爲齊人，歸喪起也。」張氏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作，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

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氏已殺之。

死者而賤生者也。國之殺君，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殺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劣爲。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

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

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

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爲，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爲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戡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闞克及公子慶初。闞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慶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魯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

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殺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

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置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穆伯奔大夫，不言卒。

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或曰卒在常所則不地，則齊卒，穆伯遂卒于垂，或踰境或不踰境，皆書也。陸氏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高

氏曰：『敖廢命奔莒，此許廢之罪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於莒，是乎許之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

書其卒，以典刑之壞且為齊人歸喪起也。張氏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作，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

寧其身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

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

死者而賤生者也。懿公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劣偽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

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

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

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奸惡若未逾年之君被弑而不
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逾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
立義而以弑君書晉奚齊本不正故異於此
嫌未逾年與成君異故誅商人為萬世戒
曰人子之心則未逾年而稱子國人弑君則未逾年
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江
與筆削他國事不同蓋成舍之為君所以別其與
齊異而與他國事不同蓋成舍之為君所以別其與
異矣。○補氏曰公羊云其言弑何已立之已弑之微
如非已立之得不為君乎臨川吳氏曰叔姬書子乃
文公妃左氏以叔姬為舍母夫文公即位才十四年
豈有女配齊昭公而生子可立為君者哉齊昭公以
僖二十八年即位叔姬配昭公當在僖公末年時文
公尚為出子豈有出子年幼而有女嫁鄰國年長之
君為夫人者乎况文四年逆婦姜于齊蓋昭公之女也
豈有齊昭既娶魯文之女而魯文又娶齊昭之
女者乎故知左氏以舍母為文公女者妄也

宋子哀來奔傳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

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

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補氏曰貴其不食汗易曰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補氏曰謂見幾而作審釋所處不待其宋子哀有

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

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

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補氏曰奔者皆有罪而

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

褒之補氏曰子哀亦公弟叔躬之比自宋昭

公在位終始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

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墮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
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
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補氏曰春秋之法自外至者
非有罪則不名自內出者非有罪則不書若但書子
哀之來則不見奔義若書各書奔則與有罪者等故

特書字。而季子來歸不書出奔蓋為此也。公羊曰或以子哀為昭公之子。若子糾子同之類。然見父之危。吾之而去未必書子。或又以為宋公族子。子姓哀名。然諸國之臣未有以國姓為氏者。當從子哀書字為是。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

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

高郵孫氏曰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姬。爾高氏曰齊人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并執之。不

言及者。不可及也。兩書齊人執者。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一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

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不稱行人。公羊

所謂以已執之者也。何氏曰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

伯已罪執之。非為魯也。何氏曰左氏云。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為周大夫。何以書至自齊乎。公羊

云。道淫也。穀梁云。私罪也。皆非也。何氏曰單伯自

元年至今已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何氏曰晉栾書栾黶父子同稱栾伯。士渥濁士弥牟祖

孫同稱士伯。而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或世稱之也。春秋因其本稱而稱之。若高子是也。公穀云。道淫乃齊之誣辭耳。

齊人執子叔姬

何氏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冬。單伯如齊。請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

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

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

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

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

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何氏曰商人

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

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去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張氏曰執無罪書人者固春秋之例也然其君無罪則其臣當為之用而罪在上其君當討之賊而臣為之用則罪在下而不在上矣齊人不以商人為不共戴天之讎而相帥以為之用執鄰國之命卿與其君母則商人無責焉而罪齊國之人也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去聲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言叔姬乃齊君母春秋例無執本國人者此乃魯女嫁齊齊齊不受而執之爾

書姬婦當是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已彼魯無所從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謂叔姬商人惡魯去舍

昏因單伯來誣以曖昧之罪將以辱魯單伯乃叔姬婦齊之後如齊而非送叔姬也

配 匡王 十有五年 靈九 春季孫行父如晉 靈九 成二十

昭八 康九 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 靈九 成二十

伯與子叔姬故也 齊而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罪也

齊商人有可討之罪而魯弱不敢當齊之強使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故上卿往聘于晉欲 ○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 華戶化反 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既曰君之先臣晉得

罪於宋殤公各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為敏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

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 司馬主兵之官 司馬主戎馬之事軍稱華孫

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各官

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
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誌載其承命亞
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
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家氏曰書華孫者著其為華
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子
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
矣家氏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
不言使自請之也
求盟故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以罪之家氏曰穆襄
之族連歲為亂翦君之羽翼我盡遂奉公子鮑因襄
夫人犬樹黨與為篡奪之計昭公懼難虛器而已華
孫蓋公子鮑之黨豫自結於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
言不以君命至也
在來盟之臣然至家氏曰來盟不稱使者三其難皆
之難聖人皆予之華孫專權結好於孟子曰所謂故
鄰國而不能免昭公於亮逆則罪也
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

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魯通問今華孫來結盟以尋舊好
朱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非
也周之禮經諸侯格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
皆從以為為典也家氏曰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
公聞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問以謀其
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
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
世亂而後顯歟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於
事宜能其官也參之屈完高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
胡氏異耳

夏曹伯來朝

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
之制也

朝天子而相朝失其正也家氏曰曹伯十一年來朝纔
越四年而又朝不翅如事天子之禮文公屢受小國之
朝而不報亦猶屢朝於齊晉而不見答也家氏曰左
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按周禮諸侯猶各以
服數朝天子若諸侯五年再相朝即須四面而往無
停敬時矣以理推之諸侯除州伯之外無相朝之限

社其非礼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率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率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單伯至自齊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魯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率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率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單伯至自齊伯請而赦之使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去于齊

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姑反異者無所書而

不尊王命謹臣禮也王伯曰內大夫適他國不以久

反則以至書大夫國體一國之休戚係焉故也○魯氏曰魯臣自他國至者二此單伯至自齊意如姑

此見經之書至者皆危之也魯陵李氏曰魯大夫之

遭執而書至者二單伯書者尊之也叔孫姑不去氏

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晉罪已也執而不書

至者季孫行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為重也○魯氏

春秋既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異

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豈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

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

何至之日也其日向至之日也趙氏曰入而言伐此其言伐

之不服而後入也所以兼惡蔡高氏曰蔡侯既與楚子

伐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卻缺伐之斷有名矣凡

救也故書戊申入蔡而足以知楚之不修所以服楚而暴

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強而不貳則亦

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謹而日之又甚之也張氏曰

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自伐而入其

國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佐霸

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家氏曰晉文踐土于

温翟泉之會蔡皆與會楚次厥貉蔡為罪首以附之卻

缺伐之斯有名矣然齊桓潰蔡而後臨楚意不專在蔡

也今晉不能敵楚雖入蔡而無益見其无能為耳魯

大夫○魯陵李氏曰此條入而書伐舉日於伐入之間

通經無此例公羊以為兵至即入趙子云若然當云或申晉卻欲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後日入則非即入可知矣爰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疑書法於此乃子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為過也又不即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伐蔡之下者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雖不得謂之義舉猶近乎用師之有節者未可以為暴也穀梁疏說頗得之胡氏雖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秋齊人侵我西鄙國梁傳其曰之必非責晉之意○我命大夫罪不以難介我國也周氏曰齊商人篡竊又執齊之與師無名故曰侵○季孫行父如晉左傳齊人故季又子告于晉周氏曰○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書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程子曰此盟為齊亂也曾曾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僻見衆國無能為也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

以不序略之也

周氏曰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

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去聲說者以為略之

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

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

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

也而况諸侯乎况於鄰國乎周氏曰大者天地其次

主齊弑其君與諸侯而莫能正晉固有罪矣諸侯皆

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田恒弑簡公

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從此略諸

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反扶又不能也况於鄰

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秋以好生

惡殺為心獨至弑逆之賊必誅而不赦蓋亂常殺則赦而不誅則天理滅矣

不果十七年會魯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一則曰無能為一則

曰無功皆謂其廢天討而縱亂賊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趙盾內專廢置其君而諸侯皆首以

聽命是亦篡弑之萌矣故晉大夫不書名氏說者當比事而考之

向也扈之盟趙盾為之則其不序諸侯猶曰大夫主是盟也此國君也曷為不序散

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於是楚伯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

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為也

左氏云凡諸侯會公不與則不書按諸侯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則知左氏之說非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王故也公羊傳其言

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猶欲其免也

程子曰執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音

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未嘗不使大夫將

命把叔姬卻伯姬曰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春秋正名別賢治不自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

先君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來歸明罪之在也

凡內女見黜皆書來歸罪在姬也此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人也晉合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

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

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母志歸其

女情之不容已者國君志討鄰賊亦義之不容已者也况魯甥以弑殞魯女以執辱魯主不能討魯國所當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請命天王大興師徒問齊人弑舍之罪縱未能以商人為戮亦足以伸大義於

天下乃卑躬下氣以請叔姬。置詩賦之公義篤婦女之私情。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婦子叔姬。其執其釋在人。閔姬而病魯也。○**公羊**云。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爲閔。不加來何以爲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強說也。穀梁云。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亦非也。鄭伯姬來歸。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無罪。齊人強出之者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郭音字。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公羊**傳。郭者何。恢郭也。入郭。書乎。曰。不書。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曹。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夫豈特齊之暴矣。無道。皆晉靈趙盾之失職也。○**高氏**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取賂而還。是成商人爲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爲益。無顧忌。肆其

也。○**公羊**傳。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曹。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夫豈特齊之暴矣。無道。皆晉靈趙盾之失職也。○**高氏**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取賂而還。是成商人爲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爲益。無顧忌。肆其

曹非理甚矣。凡伐不言入。入其郭者。甚之也。因魯而加兵於曹。曰。侵可也。而曰。伐者。討其以王禮事魯。執辭正也。○**襄陵許氏**曰。入郭。皆不書於齊。待書之。侵我。皆書人。於是書齊侯。異其文者。異其事也。○**襄陵許氏**曰。齊魯之爭。齊桓未伯之先。有長勺。次郎之役。晉文未伯之先。有至鄆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二弱魯矣。雖以子叔姬無寵之故。而實晉伯之不振也。陳氏云。兵事書遂。必天下之大。故此語亦有見。書侵。書伐。書入。郭皆特筆。則此役書遂。固不可與齊桓之侵蔡。遂伐楚。例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侵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齊獨兩見焉。晉之失伯。非齊爲之歟。○**炎氏**曰。公羊云。入郭。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按。因其侵伐。我遂入曹。故得詳其事。非爲其動我也。○**公羊**傳。入郭。始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哉。

桓王十有六年靈十。昭九。成二十四。文七。陳靈二。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問。○**公羊**傳。其言

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穀梁傳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禮記曰大夫求盟諸侯宜弗盟也公不親往禮記曰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張氏曰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霸王為憚而付之公孫叔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數十年今齊之亂公能修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強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邊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日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王氏曰弗者迂詞若曰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上既曰會齊侯則是齊許之會非絕魯也六月公于遂及齊侯盟可知矣禮記曰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仇諸侯之禮責魯而不盟也特以勢軋魯而脅文公之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於利而不復責文公之不至矣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不以商人之海辱為恥也然平丘之盟則書公不與盟此不曰行父弗及盟而書齊侯則季孫亦不能無責矣盧氏曰魯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傳疾也公羊傳公易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朔乎公有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

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則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祔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其矣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禮記曰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祭一月之政頒於其國故謂之視朔必受之於廟者孝子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已死不敢忘故朝廟受朔而視政也禮記曰諸侯每月必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禮記曰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不復書其議已明矣不復議也禮記曰視朔者亦禮廢自文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者或行而或廢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禮記曰春秋微顯志晦之法既往不寓以見諱國惡

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禮記曰春秋微顯志晦之法既往不寓以見諱國惡

而不沒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不用昭公有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視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他公不復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其必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兩不閏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高氏曰：朔者，天子之所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耳。此特書者，見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
曰：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錄之，是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听政禮廢甚矣。王氏曰：告朔，乃諸侯所以奉天子之政令，當時諸侯既不稟命于天子而自立，又不朝于天子而述職，其所以承天子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耳。水木本原之義，泯滅而僅存，存也。文公防廢此禮而不行，實以爲公無王之心，非特息公事神治民而已也。公羊左氏以爲公有疾，穀梁以爲無疾，今考四不視朔，實在齊

疾不及盟之後，公子遂盟鄆，立之前，蓋公性怠，懼商人之辱，已故因微疾而託之，以不所政，遂不齊而不書。莊公七月有疾，八月薨，亦不書。八月不視朔，是文公之疾，非果不能視事也。子貢欲去告朔之羊，蓋沿襲之弊，以是爲不急之務，或廢或行，至春秋之末，雖賢者以爲當廢，春秋特筆以罪文公，議其作俑耳。盧氏曰：文公不視朔，左氏以爲有疾，而公穀以爲無疾。二傳說皆通，蓋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不復告朔，亦可知。前閏月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又曰：正義云：告朔謂告于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立鄆音西，作舉立。

作留立，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立，作舉立。

復行父之盟也。齊地，此盟魯有。而強欲与之盟也。然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秋書公四不視朔，非特譏公之怠，亦以見公子遂得盟之由，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西鄆，僅

少紆而已故謹而日之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
伐魯魯豈不能并齊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
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兼於彼而行父襄仲
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恨甚矣 ○秋八

月辛未夫人姜氏薨魯文公母也 毀泉臺魯文公出

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也 毀泉臺魯文公出

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如以書幾何幾爾築之幾毀之

幾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此勿居而已矣

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

古爲之今毀之不如此勿居而已矣

先祖爲之非矣莊公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

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

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

謹也故書魯文公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又

墮異也先君爲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爲之

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公羊之說得之

也

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楚大

丘以侵些言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藥人帥百濮聚於陽

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爲賈

日不可我往寇亦能往不如此代庸夫藥與百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日百濮乃罷自靈

人逐之因子楊窻二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

復大帥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

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陸渚也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渚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三隊
子越自石溪子具自夙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
遂滅庸

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
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音高焉于委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
善矣故列書二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乘饑饉帥蠻危楚楚一畏徙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
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
子克庸而遂滅之其罪大矣是以人楚子而罪其滅
也高氏曰楚率秦巴以滅庸則秦又聽服於楚矣夫
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中國盟會晉襄因殺之役
報復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協和以攘楚且討其弑君
父之罪蓋有餘力而晉反棄秦
以資楚此中國所以不振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鮑禮於國人宋饑鳴其

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
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相以下
無不恤也公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
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於是華元為
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權為司徒蕩意諸
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
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若無道吾官近雁及焉奪官
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
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
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
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
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
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
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
耦卒而使蕩應為司馬弑君者曷為或称名氏
窮諸人大夫相殺称人賤者窮諸盜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
之所欲弑也可知稱人者衆辟衆之所同則君過

昭公之篇大夫特書官而意諸不言及大夫而不書
官則臣子何罪意諸而言及則昭公疑於殤閔
以殺之君之罪而又誅其臣子也
君無道而弑之
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去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
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况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
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
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
可廢也
宋人弑其君杵臼國人利公鮑之惠奉而
欲立之因昭公田孟諸郊甸之師攻而殺之是宋國
之人皆欲弑之也齊人弑其君商人亦齊人利商人
之惠縱其弑舍而君之及邴歆闞戾弑懿公而國人
又莫之討是齊國之人皆有罪也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國之人皆有弑君之心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
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

人其何居音基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
矣音也若專弑罪於夫人則杵臼無道失衆之惡無自
而見惟以衆言之則夫人之罪在其中矣此之謂善
志春秋之出君以無道致禍者衆矣獨杵臼與齊商
人宮密州稱人以弑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然以紂
之虐民欲與之偕亡而成湯放之猶有慙德以紂之
不善意兆離心而文王事之猶不敢違况君罪未至
此而輒為賊以弑之乎
昭公自言不能其大
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則其無道而不足以及君宋
固不誣矣然左氏云公子鮑美而懿襄夫人欲通之
使襄夫人与鮑果有淫行則幸國之人豈肯心悅誠
服而當國大臣安有順鮑之所欲而君之乎此未可
信竊意昭公無道又失衆心故襄夫人密使人因衆
惡而戮之既戮之而猶加以美蓋則將掩其殺國君
之惡也春秋推見至隱書曰宋人弑其君既足以著
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哀夫人以君
祖母縱國人之弑其君其與弑之罪不書而自見矣
朱子綱目於後魏馮太后鳩頭祖直書曰太后弑其
主蓋取春秋書宋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
弑昭公之例也

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聞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心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
當道使免於難，又措於利害之私而守位不去，其亦不仁矣。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丑王十有七年。晉靈公十一年。魯成二十五年。文公十一年。文公九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晉荀息文公而還，鄉不書，失其所也。《釋名》曰：行天討而成其故，不鄉之。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且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

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

是不足為國，鄉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禮記》曰：凡在官者，殺無赦，衆人弑君，則昭公書葬矣。大夫帥師稱名氏，賤

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禮記》曰：孔子雖已告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始無弑君之謀，終無弑君之逆，而以為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者國之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豈而人之不亦宜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禮記》曰：葬，聖人有齊難，是以

之母也。《禮記》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信姜，而別為之，蓋非禮也。文公三不葬，諸侯盟會，四不視朝，又緩葬其母，其怠於政事可知也。已。《禮記》曰：左傳云：有齊師耳。○齊

是以緩按，聲姜薨後，乃無齊難，既葬而有齊師耳。○齊

是

以

齊

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自齊桓之霸中國，久無篡弒之禍。及齊商人宋斃弒君，霸國無討。又從而安定之。自是篡弒之禍，接迹於中國。魯亦晉靈皆斃於強臣之手。趙盾實為之也。人以為有無君之心。故黨逆賊而不問，盾何以辭其責？或謂宋督弒君，四國為會于饒，春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虐視，饒無以相遠。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夫晉之弒君，事未與書成宋亂，並責在會之諸侯也。今晉主夏盟，商與鮑皆釋而無討，更與諸侯共定篡賊之位，罪浮於饒。故春秋削晉霸而不列數諸侯，事雖同而書法異，罪有輕重故也。**公曰**：二虐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也。

秋公至自穀

齊難。公不與虐之會，而及齊盟穀，苟免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自穀，則不會虐可知矣。**附錄**：齊復欲伐魯，則危可知矣。

附錄：齊復欲伐魯，則危可知矣。周廿敗敗戎于祁垂，乘其飲酒。鄭大夫夷石楚為質于晉。

冬公子遂如齊

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減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公曰**：自齊之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公曰**：自齊人之篡魯，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

連年被兵，上卿納賂，賂請盟，又親與盟，遂又使卿往，而怒猶未怠也。卑屈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苟非假手於斃賊，則魯其殆哉。

壬戌王十有八年

晉靈。十二年，欽四，弒厲成二十六年。文三，別穆十九，曹文九，靈五，桓。

春王二月丁丑

公薨于臺下。齊侯戒。

師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立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非正也。蓋又其甚焉。

或謂因墮而斃，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其甚焉。莫考其詳，然經書薨于臺下，則其失正終之道，亦可矣。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當其初年，承禧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始得繼躋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待魯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叔敖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贏之變，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夏父厭盟，則辱於晉。

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當其初年，承禧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始得繼躋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待魯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叔敖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贏之變，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夏父厭盟，則辱於晉。

鄭立賂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齊以後
十三年新成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祭皆
驟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
遂之救承產之謀皆秦術之會亦不為無益於晉靈之伯
數年之間楚振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尤能為
諸侯之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交
南告而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
矣雖文公之喻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嬴襄仲
之事則又襲成風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讓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冢嗣賊賊其亦莊公之儔哉○
秦伯瑩卒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襄公有功於周室
爵為伯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

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齊懿公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則之而使馭僕納闕賊之妻而使馭駟乘夏五
月公游於申池一人浴於池馭以朴扶職職怒馭曰人
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
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
元公子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別邠馭觸之父而使馭僕納闕
職之妻而使職駟乘二人者實弒懿公然則於法宜
書曰盜齊人須孰看傳文思聖人之意使而特變其詞以

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
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
以濟其惡篡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
是以能濟其惡夫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津忍其家而貸音於公有司
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
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醜面以為之臣而

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

而聖人書齊人殺商人殺商人自以其私非討賊也春秋之義弑君大惡之人殺之必正其罪苟不討其罪又以其私則亦曰弑君也所以原情定罪而大為之防也故以誅亂賊之黨弑篡弑

之漸所謂按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為君也君之者三年以爲賊則不當事以爲君則不可弑今

其君也况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弑舍之謀則齊人乃同惡之黨所以戮我殺商人而特書齊人則齊人乃行於無人之境則齊人固惡商人而行略不畏忌知肆

以弑君孫之齊人宜矣然商人前書弑舍今既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又不從楚比之例以盜殺書蓋罪齊人既以爲君而又殺之也宋子淵曰於隋湯前書太子廣弑帝後書宇文化及弑其君廣蓋取法春秋書商人之例耳此李存孝之叛其君廣蓋取朝廷君子不子以徒義而豫諫之不肯委質爲臣而報讎者所以見於史策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詳之毅梁傳使率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

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

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

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知也則以為為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仲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史經書子卒其實尚隱故原

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非常也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春秋所以異而惡之也

命也春秋累數而不特書者誅其奸也

公子遂將殺適立無而先聘齊以請故托賀立君及拜葬二事以行也

每事一卿乎遂將弑嗣君故二卿皆往罪不容誅

即位遂執魯國之政特盟霸國之卿專會諸侯之師重以文之庸庸怠於政事無君之心非一日矣故假

使齊之行挾得臣同往結援強鄰以定弑立之計春秋列書使介分惡於得臣也

冬十月子卒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府

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府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理之馬失之

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耳弑也

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不日故也

諸侯在喪稱子

未葬稱子其於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也

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

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

不可斥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

子赤是也

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

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

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

矣慶父曰而伐鄭伐宋不稱公子慶父武

也同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

信謂繼世不忍遽稱君見人情之恩愛已葬嗣子不

名見禮文之尊敬隱惡謂不書弑誅亂臣討賊子之

義備矣知重嫡庶之義故仲尼削之不見於經蓋文公不

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嬖故也有

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怠於政事者有自

來矣國君昏於嬖寵慢棄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與

賊君嗣而不能察所謂前有逸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爲大臣既無以救文公

之失政又不能撓仲遂之邪謀有公非務人之忠言

不能用其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

也哉莊公莊十二年傳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

得以死節書竊疑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

懼不敢書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夫子作春秋當哀

公之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考故亦仍舊中爲國諱

惡而不敢增也苟曰以死君命而後爲死節則人臣

并君於患難之際待召而往亦已晚矣或謂惠伯不

發仲遂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以季文子孟獻

子之賢皆黨遂逆謀反得善卒而獨責備於惠伯聖

謂之哀姜哀姜惡宣公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仲爲不道殺適立庶而過市曰天乎

其非見絕於先君姜不稱姜氏書歸于齊則知其無

罪不反之辭也異於孫于邾者哀姜與而魯

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

子二人緩帶

書夫人則知其正以氏孫號焉妾媵不同書姜氏則知

其非見絕於先君姜不稱姜氏書歸于齊則知其無

罪不反之辭也異於孫于邾者哀姜與而魯

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

豈壽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言慈惠和天下
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出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
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
不時序地乎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
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嗜譖
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顛頊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告之則罵傲
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出濟
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能去緜雲氏有不才子
知紀極不孤寡不恤窮賈天下之民謂之三凶謂之
饕餮餒餒臣堯實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遠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
功二十而爲天子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矣乎

公羊傳稱國以弑何

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也
不書大夫君無道也或問滕薛邾莒事何多簡竊疑宮
弑其君庶其薛弑其君比乃足彼國告辭既略因史亦
略書之非如晉州蒲卒國欲弑之者又庶其比不見其
大惡是否則稱國或稱人
所由故或稱國或稱人
國入弑之則子弑其父也父雖無道子可弑乎子弑父
可匿其罪乎其以君無道書庶幾也
以弑者一國臣民之衆所欲弑也如左氏之言則是僕
以弑太子弑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弑乎且僕既與國人何
弑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曾乎疑僕因國人之下以
字當作之謂僕因國人之弑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
氏以爲傳之誤大略與此相類讀當互考

附錄

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

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
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國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國 and 民.

卷之三